

雪米莉 著

女 首 领

山东文艺出版社

女 首 领

雪米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第1

1

著

女 首 领

雪米莉 著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97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

ISBN 7—5329—0848—8

I·767 定价 4.95元

内 容 提 要

越南华侨翠琪正值花季芳龄，家庭蒙难，她只身逃离西贡，前往香港投奔叔父。客轮在公海遭遇海盗劫持，全船人员均被掳杀，她却幸免于难，只因为她酷似海盗头子鲁杰的妹妹。这以后她随鲁杰闯荡南洋诸岛，两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她也在铁血生涯中成了鲁杰的有力助手。然而翠琪日夜思恋平静的陆上生活，在她的感召下，鲁杰决心金盆洗手，携翠琪到香港定居。港九几股黑势力得知大海盗鲁杰携艳来港，断定他有无数奇珍异宝，便联手向他进攻。鲁杰奋起自卫，终因寡不敌众，血洒黄埃。翠琪悲痛欲绝，发誓为夫复仇，她招集鲁杰的旧部，向所有杀夫仇人讨还了血债，随后率众离开香港，重返海上，漂泊天涯，成为称霸一方的女首领。

楔子

暮雨如戟，落花人独立。

河内姑娘翠琪的心境就如同眼前的漫天雨帘一样的愁云紧锁。她已经举目无亲了——至少在越南，她无从再觅一方乐土一许真情。父亲金乃如，祖籍中国内蒙，曾是河内有名的大企业家，被人诬告，身陷囹圄。几乎所有与金乃如有联系的大小商宦，均对翠琪以及乃如续弦太太佩玉嗤之以鼻，并且惟恐避之不及。不日，佩玉宣布律师已经办妥她与金乃如的离婚手续；然而金乃如未知消息就已经猝死铁窗。昨夜，一封乃如手迹辗转数日，终被一位好心狱吏传到翠琪手中——

翠琪吾儿：

大难将至，躲无可躲，爹已年逾花甲，死亦无憾了。爹最不放心的的是女儿你呀，你还年轻，涉世未深，突遇横倾楫摧之灾，爹实在再无擎天伟力保护于你了，唉，都是爹连累了你呀……

爹是中国人，在越南举目无亲，你的继母看中的只是我手中的钱，我估计她是不会收留你的。也好，在一个与你虽曾有母女之称实则毫无血缘关系的门楣求食，不会有幸福的。如爹遭遇不幸，你可坐轮船到香港，找寻你的亲叔叔金沛武。我与他几十年音讯隔绝，前不久才有朋友告诉我他在香港这一确切消息，听说他还很有钱哩！你去找他，见到你他会很高兴的，我们中国人最重感情，只可惜我怕是无缘与他再见一面了……

中秋将至，爹不能与你共赏皓月，也不能把酒凭风神驰故园了，夜凉如水，善自加衣……

狱中 父笔

读完家书翠琪热泪滂沱。父亲的一片真情在字里行间闪烁。越南是呆不下去了，死刑犯的女儿，处处遭受白眼鄙夷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她根本无处安身立命。

只有走。一身牛仔装，一个轻便行囊，一头飘逸散发，勾勒出一幅单身女子远足图。

第一章 花艳沧海水

1

翠澜千顷，船在海中行。

这是一艘驶向“东方之都”香港的客轮。翠琪站立在甲板上，出神地凝视着湛蓝的海面上翩飞嬉水的白鸥。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若真能像那自由自在的沙鸥就好了，探云破雾，竞击长空，洒一路哨音，遗一脉清风。

翠琪不知道她的背上肩上腿上已经粘贴了许多双男人女人的目光。她一拢秀发，其潇洒风范竟让一个秀丽少妇忍不住地“哇”了一声。

翠琪寻声觅踪，注意到她的周围聚了一大群男女乘客。她笑靥轻吐，明眸皓齿在夕阳碧海的辉映下溢媚传情。她的一身略带污迹的牛仔装，紧套着丰腴健美似要喷薄而出的青春玉体，让人热血沸腾。

这女子刚上船时似乎邈里邈遐蓬头垢面，像是一个受了

虐待的小野鸡。怎么上得船来略作修饰，竟然出落得这般隽秀脱俗？

许多人心情舒畅：旅途单调乏味，多了一个同船的漂亮女子，兴许时间不会过得像以往一样的迂缓。实在是，面对美，每一个人都有超凡的兴趣和精力去欣赏去琢磨。

兴许还能巫山云雨共枕鹊桥哩。几个自视英俊的男士心头痒痒，跃跃欲试。

翠琪无意品尝被人欣赏的蜜汁，心头倒是满盛着对未来命运的忧患和恐惧——

香港人口几百万，何处去找一个叫金沛武的有钱人呢？到了香港，自己又该何处落脚何以求生呢？父亲也真是，他怎么不把叔叔的详细情况写在信上呢？唉，也不能怪父亲，如果他知道叔叔的具体情况，他们又不会几十年音讯相隔了。

像一叶大海里的孤舟，像一段旷野中的夜曲，颠沛流离，不知所至！

翠琪多么想有一个伴儿啊！哪怕她对她的处境亦无能为力，但是，只要有一个柔嫩的肩头可以靠一靠，有一双温暖的素手可以握一握，有一双可以深情注视自己的眼眸，有一扇可以容纳自己述说和哭泣的心窗，翠琪就会添增几许力量、几多慰藉。

人心叵测，歹徒众多。有谁敢断言一双双清清丽丽或是浑浑浊浊注视着自己的眼睛中不蕴藏着邪恶呢？翠琪敢轻易相信谁呢？翠琪满腹的心事满腹的委屈又敢向谁吐露？

纵然心头柔软如绸，外表却要假扮得坚强果敢，这是做人的原则。

你越是软，别人越要欺你，你虽软却假扮作强，你便可以肆意欺凌连外表也柔弱兮兮的人。强人之所以强，弱者之所以弱，其原因大都如此。

晚饭时间已经到了。大家都步入餐厅。翠琪要了一份便饭闷头吃起来。一个颇具绅士风度的男人踱到她的跟前，瞅了瞅翠琪的饭盒，关切地说：

“小姐，怎么吃得这么简陋啊？今天餐厅有鲈鱼羹卖，很不错的哩！”

翠琪莞尔一笑：“谢谢你的提醒。但我没有胃口消受。”

“绅士”并不打算就此甘休，他的眉毛上扬起来，一副诧异的样子：

“这么漂亮的小姐吃这么寒碜的便饭，实在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交个朋友，怎样？鄙人丁鸿根，是香港‘都乐’服装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

丁鸿根双手谦恭地将名片呈向翠琪。翠琪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后来还是极其勉强地接过了名片，并且对丁鸿根笑了一笑。

这一笑，直笑得丁鸿根骨子发酥腿发软，他得寸进尺：“小姐，敢问芳名？”

翠琪对丁鸿根心存芥蒂不敢深交，她礼貌地避开他的话题：

“对不起，丁先生，我有事先走一步了。”

丁鸿根望着翠琪袅袅娜娜远去的身影，心中不得不佩服这女子的美艳与风范。他发誓一定要把这女人搞到手。

丁鸿根名为生意人企业家，实则是香港黑帮三合会的一个小头目。他的泰国老板不久前嘱咐他物色一个或一群姿色倾城的“女带家”，有一大批刚到手的毒品要运销美国纽约。

所谓的“女带家”，就是与贩毒分子一同行动并携带少量毒品，后来使作诱饵用来迷惑警方视线，从而掩护贩毒分子携大宗毒品入境的女人。

“女带家”最好是靓丽女郎，她们涉世未深，自以为乃天之骄子，容易引起别人注意，还能够陪伴贩毒分子一路风流。

丁鸿根貌似文雅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几年来因为“做生意”跑了不少国家，东京利马纽约华盛顿香港台北金三角曼谷，成交的生意少说也有几百万美元。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潇洒，好多国家都有他供养的情妇。他精力过人，很多时候他要三、四个女人同时陪他宿夜。他喜欢看女人争风吃醋骚情荡漾的情态，每每这时，他便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他为能主宰别人施惠于别人而感到自己是真正的男人。

吃完晚饭，夜已深沉。翠琪再度踱身来到甲板上。第一次在海上过夜，看那满天的星星筛落在海面一片碎银，银光潺潺缓缓随船而行，真美。

海风拂面，有点冷。

身体冷，心更冷。

形单影只，茕茕孑立。海景之美，倒映在翠琪的心境上，只能算作一派阴森的荒凄之美。如若有人共赏，此番景致，或许也会添增一点暖色。

想有人共赏，恰恰有人来到她的身旁。翠琪先是吓了一跳，看清了不是丁鸿根，方才轻吁一口娇气。

来者是个姑娘。眉目清秀、身子单薄，仿佛不胜风凉。她操一口越南话，对翠琪说：

“小姐，我注意你很久了。你是一个人吗？”

翠琪点了点头，又慌忙摇了摇头，含含糊糊地搪塞：“我先生，他在舱里。”

那姑娘“哎——”地叹了口气，兀自动情地说：“你比我好。旅途有伴，其乐无穷。独我一个人形只影单……”

姑娘楚楚动人的模样，忧忧伤伤的语调，凄凄凉凉的话语内涵，使翠琪的心与她的心瞬间交汇在一起。翠琪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她兴奋地抓住姑娘的手，急急地问：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到香港去干什么？”

姑娘说她叫那帕芹，家住越南秀丽，此次赴港，是帮在越南开珠宝店的父亲收一笔款子。那帕芹怨怨地说：

“爹爹也真是！本来说好要同我一块儿来的，临行前却又因为要洽谈一笔生意，脱不了身，我也就只好一个人独享旅途寂寞了。”

翠琪实在想不到这么一个身材单薄的女子竟是一个闯荡商界的“独侠客”。她又是羡慕又是诧异地问：“你一个人

去收款，人家会依你吗？”

“怎么不依？明明是他们欠咱家的款嘛！”

“你就不怕吗？”

“怕？怕谁？怕他做甚？咱有理呀！”

“你不怕有坏人绑架你，或是把你卖掉，或是逼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吗？”

那帕芹奇怪地盯了一会儿翠琪，然后说：“这位大姐你真逗，世界这么大，我不信黑社会偏偏有人就盯住了我——”

翠琪“咯咯”地笑了起来。是啊，天下这么宽敞，难道黑社会的人都全知全能，在香港布下天罗地网，非要擒获我翠琪不成？那帕芹的话，宛若细雨春风，抚平翠琪一度紧绷的心。她觉得有那帕芹这么一个朋友真是不错，于是笑着向那帕芹自我介绍：

“我叫翠琪，到香港去投靠亲戚的。我也是孤身一人，很高兴成为你的朋友！”

那帕芹睁大了眼睛：“你刚才不是说你先生……”

“我是以防万一，我还担心你是……”

“是什么？”

“是、是黑帮组织成员呢！”翠琪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你看我像吗！”那帕芹歪着脑袋。

“不像不像。如果你这样的人都加入黑社会，那么黑社会的天空也会变得明丽了，黑社会又该换名叫‘白社会’了！”

那帕芹也秀秀气气地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她认真地问，

“翠琪姐，你去过香港吗？”

翠琪摇头。

“你去香港投靠亲戚，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翠琪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咬住嘴唇，不言不语，一个劲儿地摇头。

“需要我帮助吗？我到香港去了好几次了，地形比较熟，如果需要我帮忙，我会尽力的。”

翠琪还是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紧紧地握住了那帕芹的手。

一滴热泪滴下来，碎在手背上。

那帕芹拍了拍翠琪的肩头，温言细语地说：“舞会开始了，咱们跳舞去吧？”

那一边的舞厅，隐隐传来节奏强劲的音乐，还有一些人的鼓掌声口哨声。

2

彩灯飞旋，歌声激荡。走进客轮的舞厅，一派斑驳绮丽的色泽横亘在翠琪眼前，她明白，她要在这一片空间摆脱她的寂寞，虽然，她无力参与这里的欢乐。

翠琪的出现很快给这儿带来一个小高潮。她光洁鲜妍的容颜和秀颀挺拔的身段，在陆离斑驳的彩色光球的映照下，别具一番风情。

那帕芹挤进了疯狂地甩开大腿臀部劲舞的人潮。她是一

个不甘寂寞的姑娘。翠琪欣悦地站在舞池边缘，内心的悲戚被这色彩这音乐这情调驱逐得一干二净。

在荒凉的原野上，独行者总是渴望见到人。

在都市人潮中，很少人感到寂寞。

这是因为人间有真情，多一个人，自然就多一份依托。

当然，多一个人，人间也可能多一份罪恶。

比如此刻，翠琪的身后，丁鸿根正用一种淫荡的目光注视着她们。

有位男士彬彬有礼地邀请翠琪跳舞。翠琪想跳，但她不能踏进舞池。在这种场合，在她的尊严和生命没有任何依靠的时候，她不能加入那种磨蹭频频碰撞激烈的运动。她要保护自己。

男士扫兴而去。又一群衣着花哨的年轻人围了上来，嘻嘻哈哈皮笑肉不笑地说：

“小姐，是不是不会呀？哥哥保证在五分钟内教会你。”

“保证让你做成今晚的舞厅皇后！啊啊，说不定我们大哥能成皇帝哩！”

几个青年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那帕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翠琪身边，她飞起一脚，直踢向一青年的胯部，那家伙“哇”地一声蹲了下去。那帕芹又是一阵“旋风扫荡腿”，把那几个家伙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

翠琪紧紧地拥抱着那帕芹，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实在没有料到那帕芹竟然会有如此非凡的身手。

那帕芹安慰她：“这群小流氓，你不修整他，他就对你

胡搅蛮缠个没完没了，讨厌极了！”

翠琪想起那帕芹教训小流氓时踢的是要害部位，心中颇存不安：“那帕妹妹，你，你是不是下手太狠了一点？”

那帕芹“噗嗤”一笑：“别犯傻了，我的翠琪姐，那些家伙骚劲十足，那个地方是万恶之源，不打那里打哪儿？放心吧，他们会好好地调整自己的，说不定过几天他们又会去嫖女人的。”

刚才一阵厮斗，惊得舞池男客女伴停止舞蹈，纷纷鹤立猿顾，袖手旁观。

人有瞰新鲜看热闹的天性。而大多数人对世间万物又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习惯。也正因为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历来为人敬重。

谁都可以做英雄，可是极少有人愿意做英雄。做英雄要冒风险，太平人生似乎比在惊涛骇浪中搏击的人生更可贵。

大家都为靓丽女侠那帕芹的行为所感动，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舞曲没有停止，那帕芹拉着翠琪的手滑下舞池。

翠琪乃跳舞高手，大学时她一直都是真正的“舞厅皇后”。

两位美丽女子甩臀挥臂，娴熟矫健的舞姿书写着两面金碧辉煌的青春大旗。

其他舞客舞意顿起，挤进舞池，潇潇洒洒豪豪放放释放体内任何一个角落的萎靡之气。

丁鸿根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嘴角浮起一缕淡淡的笑

意。

翠琪和那帕芹双双走出舞厅。翠琪问：“那帕妹妹，你怎么会有这么一手出众的拳脚？”

那帕芹淡然一笑：“我从小就习武。干我们这一行，没有一点功夫是不行的。我爹的中国功夫远近闻名哩！”

在甲板拐角处那帕芹差点同一个冒冒失失的男人撞个满怀。那帕芹操起越南话就骂：

“瞎了你的狗眼！没有见着你姑奶奶也在拐弯吗？你这个澳大利亚大笨熊！……”

那糟头懵脑挨骂的男人正要施礼道歉，那帕芹突然惊叫一声：

“啊！你是Mr. 丁！丁先生，对不起！我怎么敢骂起丁先生来！”

当然，此人就是丁鸿根。

丁鸿根彬彬有礼地伸出右手，不失风度地说了一句幽默语言：

“那帕小姐，现在我们是狭路相逢，我们相识该叫‘不成交，’对吗？”

这下倒叫翠琪犯疑了，她怯怯地问：“你们、认识？”

那帕芹骄傲地说：“岂止是认识？我们是朋友！两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在轮船上我的旅行包被人调了，当时我急得眼泪直冒，就是这位丁先生，不知怎么的就大智大勇地查到了小偷，与那伙小偷打啊，哐，好精彩！丁先生，你过得好吗？生意好吗？”

翠琪极其钦慕地望了一眼丁鸿根。

这一眼，自然没有逃过大毒枭大流氓丁鸿根那犀利的目光。

那帕芹与丁鸿根的确是老相识。当然，也可以算做是“朋友”。三个小时以前，那帕芹还在丁鸿根的包舱中烟雨绸缪溢媚撒娇呢。

那帕芹所说的他们相识经过大致不错。不过，偷窃那帕芹行囊的人正是丁鸿根手下的人，所谓的丁鸿根‘大智大勇查小偷’的一出戏，恰恰也是丁鸿根一手导演的。那帕芹在与他相识十七个小时以后，乖乖地上了他的床，并且，成为了他手下一位出色的女贩毒分子。

刚才这一幕戏，自然也是丁鸿根的杰作了。

翠琪不解其中缘由，心中暗自高兴交了两个身手不凡的朋友。

丁鸿根与那帕芹会意一笑，他们心中同样高兴，高兴之余，那帕芹又满腹醋酸：说不定几分钟以后，丁鸿根这头色狼就会在翠琪的身上呼风唤雨。他妈的，这骚狼！

可是那帕芹就是喜欢丁鸿根这样的骚狼。之所以跌入贩毒的泥潭不可自拔，就是因为迷恋丁鸿根。她喜欢他的每一项虐待内容，这让从小习武身体强健的她感到无限的快意和沉醉。

“翠琪小姐，你是第一次去香港吧？”丁鸿根已经知道了翠琪的名字。他似乎是漫不经心随便发问，实际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有他特定的内涵的。